

周原强家西周铜器群世系问题辨析

韩 巍

内容提要：本文对周原强家窖藏青铜器群的世系问题重新进行清理，将学者以往认为属于这一家族的师望组铜器排除出去，进而重新推定了该家族世系。作者认为强家器群属于虢叔氏，该家族在西周中期从虢季氏分出，一直延续到春秋初年。同时，还对西周中晚期虢叔氏家族的世系做了尝试性复原。

关键词：西周 青铜器 强家窖藏 世系 虢叔氏

1974年，位于陕西周原遗址的扶风县强家村发现一西周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7件，其中有铭文者5件^①。铭文中均提到作器者的祖、考称谓，而且可以互相系联。李学勤先生曾联系其他相关铜器，考订了这一家族的姓氏和世系^②，其结论一直为学界信从，对西周铜器断代和家族结构的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但并未引起重视。本文试图在前人基础上，对强家青铜器群的世系问题重做分析，以期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一

为便于讨论，我们先将强家窖藏铜器铭文中的祖考称谓列表于下：

器名	祖考称谓
师虢鼎 (5:2830)	朕考寡 (郭) 季易父
即簋 (8:4250)	文考幽叔
恒簋盖 (8:4199)	文考公叔
师史钟 ^③ (1:141)	烈祖虢季寃公、幽叔、 皇考德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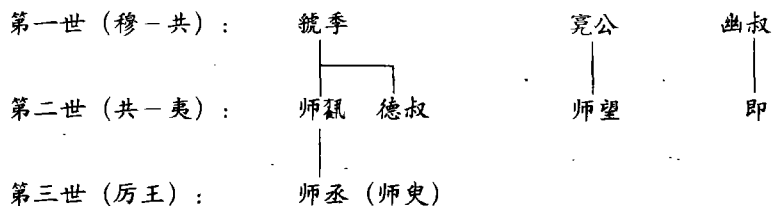
李学勤先生指出师虢鼎的“寃”字当读为

“郭”，古书中郭、虢通用，因此师虢的父亲“郭季易父”就是师史的“烈祖虢季”。传世铜器有师望鼎 (5:2812)，器主自称“大师小子师望”，称其皇考为“寃公”，而师虢鼎铭文也自称是“伯大师”的“小子”。李先生将这些铜器联系在一起，认为师虢即师望之父，其谥号为“寃公”；师望是即的“文考幽叔”，即则是师史的“皇考德叔”^④。因此他将这一家族的世系排定为：

虢季易父→师虢 (寃公)→师望 (幽叔)→即 (德叔)→师史

师虢鼎铭文中，天子称师虢“臣朕皇考穆王”，因此该器应该属恭王时。李先生以此为基准，认为师虢之父虢季为昭王时人，师望约当懿孝时，即的年代在孝夷之间，师史主要活动于厉王时。后来学者基本接受李先生对该家族世系的推定，仅在个别铜器的断代上略有出入。

近年周言先生对李先生的意见提出异议^⑤。他认为师史家族连续五代，相对于穆王至厉王的积年来说，世代过多。因此他重新排定了该家族世系：



他认为虢季、寔公、幽叔不是前后相继的三代，而是并列的同一代人。其主要根据，是将“寔公”的“寔”字解释为族氏，认为师望是“寔氏”之后；又举琏生簋和琏生鬲为例，认为“寔氏”是从召公一系分出^⑥。师史既然是虢季之后，自然应属虢氏，他怎么会把召公之后的“寔公”与自己的祖先并列祭祀呢？周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周人有祭祀非直系祖先的传统。

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论点缺乏根据。首先，“寔”字是西周金文中常见的谥号，见于很多家族的铜器铭文中；如果将其理解为族氏，势必将不同家族混为一谈^⑦。其次，周先生过分扩大了周人祭祀旁系祖先的现象。按照他的理解，凡同出一姓的族氏都可以互相祭祀彼此的祖先，但是无论文献还是金文都不能支持他的观点。他所举的几个金文的例证多数不可靠^⑧。目前所见出现多位祖考称谓的铭文，无一例可以证明是并列的关系；相反，史墙盘和近年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逯盘明确记载了很多代前后相继的祖先。因此，周先生对强家器群世系的推定难以令人信服。

实际上，在周文发表之前，彭裕商先生已就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指出，师望所作铜器从铭文格式、遣词、字体以及器形和纹饰看来，都带有较多的晚期色彩，其年代不应早于厉王，因此师望不应是师鬯之子、即之父。师望的“皇考寔公”与师史钟的“虢季寔公”不能肯定是同一人^⑨。如果将师望从强家器群世系中排除出去，从恭王至厉王的这段时间内，就只有师鬯、即、师史三代，并不存在世代过多的问题。这与周言先生的方法相比，

显得更为稳妥可靠。因此，本文将就彭先生的观点深入论证，进而重新排定强家铜器群世系。

二

“大师小子师望”所作铜器有鼎、壶 (15:9661)、簋 (6:3682)、盥 (9:4354) 各一件，其中鼎、壶现存于世，簋、盥已失传，仅有宋代摹绘的图像。师望鼎照片见于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⑩，其形制为西周晚期常见的垂腹平底蹄足鼎，与大、小克鼎同类；其足根特别宽大，与宣王时期的颂鼎、函皇父鼎等接近，是年代较晚的特征；耳侧饰重环纹，西周晚期多见，口沿下的窃曲纹与宣王标准器吴虎鼎相似；腹部饰横S形大窃曲纹，比较少见，但也呈现晚期的作风。师望壶为圆壶，颈部有螺角兽首衔环耳，器身饰三层大波带纹，与西周晚期的几父壶、弭叔壶、番匶生壶相似^⑪。师望簋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敛口圈三足簋，腹部饰瓦纹，口沿下及圈足饰一正一反相间的窃曲纹；耳部的兽首有凸起的双角，其下垂珥呈象鼻状的钩形，与宣王时期的颂簋、伊簋等相似^⑫。师望盥耳部特征与师望簋相同，腹部饰瓦纹，口沿下及圈足饰一周变形蝉纹，这种纹饰常见于西周末叶至春秋初年^⑬，因此盥的年代应该与簋接近^⑭。师望四器的形制、纹饰特征，显然更接近西周晚期，与西周中期差距很大。以往学者将师望器与强家器群系联，主要根据“寔公”这一相同的称谓；实际上，“寔”字既然是谥号，不同家族、不同时

代均可使用，重合的几率很大，不足以为据^①。

“大师”这一职官，西周中晚期都能见到^②，虽然师鬲和师望都是大师的属官，他们的年代也未必接近。彭裕商先生认为师望器与强家器群并无关联，其理由是充分的。他将师望器定于厉王时，笔者认为可能要到宣王甚至更晚。

传世铜器铭文还有一件望簋(8:4272)^③，学者多认为器主与师望是同一人。铭文中的册命地点在“周康宫新宫”，“新宫”见于师汤父鼎(5:2780)、师遽簋盖(8:4214)、虎簋盖(近2:491)和殷簋(近2:487)等器，年代均为恭懿前后。铭文中代宣王命的史官是“史先”，此人多见于中期偏晚阶段的铭文，又称“内史先”；学者通过铜器系联，认为其活动年代在孝王前后。因此，望簋的年代大致不出懿孝时期，与师望器相距甚远。在望簋册命仪式中担任右者的是宰佃父，望的职守是“死司毕王家”，即管理在毕地的王室财产。很多学者指出，西周册命礼中的右者与受命者之间存在职务上的统属关系，受命者多是右者同系统的下级属官^④。那么望应该是宰佃父的下属，他的官职很可能是“宰”^⑤，属于管理王室宫廷事务的近臣。师鬲和师望都是“师氏”，他们的职官与望不属同一系统；在周代家族世官制度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在同一家族内部。另外，望称其皇祖为“伯甲父”，与师鬲之父虢季易父显然不是同一人。因此笔者认为，望簋的器主与师望不是同一人，他与师鬲家族也没有关系。

排除了师望器和望簋，强家铜器群的世系只剩下虢季易父、师鬲、即、师夷四代。如果依照李学勤先生的看法，认定师鬲是“寃公”，即是“德叔”的话，师夷的祖辈“幽叔”就没有了着落。笔者认为，师夷钟的“烈祖虢季寃公幽叔皇考德叔”这句话的读法应该重新考虑。“虢季”与“寃公”之间不应断开，也就是说，“虢季”和“寃公”不是两代

人，而是指同一人。“虢季”是族氏^⑥，“寃”是谥号，“虢季寃公”就是虢季氏谥号为“寃”的先公；他的字是“易父”，因此又称“虢季易父”。师鬲是“寃公”之子，应该是“幽叔”。即是师夷的皇考“德叔”，不必更动。因此，笔者将强家铜器群的世系重新排列如下：

虢季易父(寃公) → 师鬲(幽叔) →
即(德叔) → 师夷

师鬲活动于穆王后期至恭王时，其父虢季易父应该主要活动于穆王前期，上限可能进入昭王。即簋铭文中的右者是“定伯”，又见于五祀卫鼎(5:2832)，即应该活动于恭懿时期^⑦。强家窖藏还有两件恒簋盖，因其铭文难与其他铜器系联，学者并未将恒排进该家族世系中。恒簋盖侧视呈平缓的弧形，表面全饰瓦纹，与师遽簋盖最为相似，后者是恭懿时器；与这种簋盖相配的簋，多数是器身全饰瓦纹的敛口圈足簋，流行于西周中期后段，大多为兽首衔环耳，即簋就是其中的典型^⑧。因此我们认为恒簋盖与即簋年代接近，同为恭懿时器。即和恒都没有冠以“师”的头衔，李学勤先生认为周王对即的赏赐与师鬲相似，其职司也和师氏有关，因此即也应该是“师”，其说可从。恒接受的赏赐只有“鬯斝”，规格比即低的多，笔者认为恒可能是即之弟。恒称其文考为“公叔”，应该是师鬲的另一种称呼：“幽叔”是称其谥号，“公叔”则是称其封爵；可能师鬲晚年被天子册命为“公”，故后代可以称他为“公叔”^⑨。师夷钟正鼓部饰工字形云纹，篆部饰S形双头顾首龙纹，与它形制、纹饰最为接近的是鬲钟^⑩。与鬲钟同为一人所作的还有大师虢簋，学者多定于懿孝时期。考虑到师夷钟铭文已出现“喜侃前文人”这种流行于晚期的用语，笔者认为其年代以定于孝夷时期比较合适，其下限有可能进入厉王。

师鬲鼎铭文中还提到两个称谓：“公上

父”和“伯大师”。于豪亮先生认为伯大师是师鬲同祖而不同父的长兄，公上父是他们二人的祖父；伯大师从公上父那里继承了大师的官位，故师鬲称之为伯大师^⑳。笔者觉得不能排除伯大师和师鬲同为虢季易父之子的可能。虢季易父的“季”是族氏，不是个人的排行，他有可能就是虢季氏的宗子。伯大师是易父的长子，继承其父为虢季氏大宗，担任大师之职；师鬲排行为“叔”，是伯大师之弟，他的后代分立为小宗。师鬲鼎通篇只赞颂“圣祖”公上父的“猷德”，最后还说“作公上父尊于朕考郭季易父鞅宗”，也就是说这件鼎是为祭祀公上父而作，只是放置在虢季易父的宗庙里。究其缘故，大概是因为公上父曾被册命为“公”，是本族列祖中功业比较显赫的一位；他不一定是师鬲的祖父，也可能是辈分更高的远祖。

从虢季易父到师鬲的四代人，基本上覆盖了整个西周中期，对应从穆王到夷王的五位周王；因为孝王是懿王之叔，所以周王的世系实际上也只有四代。从这个例子看来，西周时期的世族与王室相比，并不存在代数偏少的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穆王在位55年，恭王23年，将懿、孝、夷三王的年数压低至22年^㉑。这样一来，强家铜器群的前两代有七八十年，后两代却只有二十几年，这是难以想像的。笔者认为懿、孝、夷三王的年数应该不会如此之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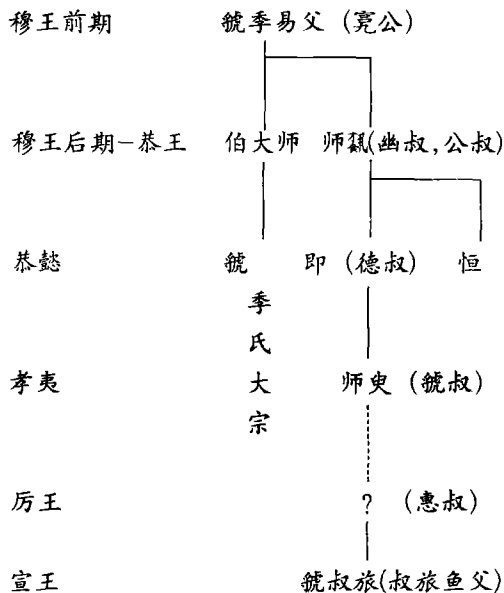
三

《左传》僖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西周的虢氏应该是“二虢”的后代。然而文献和两周金文中出现的虢氏族人有伯、仲、叔、季四种称谓，虢的地望也有东、西、南、北四种说法，非常复杂。陈梦家先生曾对相关史料做了细致的梳理排比，他指出，对于

两周虢氏孰为仲、叔之后，以及孰为东虢，孰为西虢，诸家互不一致，都是汉晋学者的拟测，并非西周和春秋初所本有^㉒。他还认为，金文中虢氏的伯仲叔季开始是排行，后来变为氏^㉓。20世纪50年代，三门峡上村岭墓地出土虢季氏子戣鬲，郭沫若先生据以认定该墓地属于虢季氏^㉔。强家铜器群出土后，李学勤先生认为属于虢季家族，是虢叔所封西虢之后，其后代随平王东迁于三门峡。此后，学者多持类似看法。90年代，三门峡虢氏墓地又有新发现，出土的铜器铭文有“虢仲”、“虢季”两种称谓^㉕。对于三门峡墓地的年代是西周晚期还是春秋早期，虢仲、虢季的年代以及他们究竟属于虢氏家族的哪一支，学界还有不同意见，也非本文所能涉及。在这里，只想对强家器群主人在虢氏谱系中的位置，加以澄清。

师鬲的父亲虢季易父应该是虢季氏宗子，但以往学者由此推定整个器群都属虢季氏，则不太妥当。师鬲的谥号是“幽叔”，即的谥号是“德叔”。与师鬲钟年代接近的三年疾壶（15:9727）和疾鼎（5:2742），铭文中都有“虢叔”。宣王时期有虢叔旅钟（1:238）^㉖，铭文称其皇考为“惠叔”。“虢叔”这个称谓从恭王一直延续到宣王，且有父子相继的现象，可见“叔”字在这里应非个人的排行。西周中晚期金文中常见的“井叔”，其年代亦有早晚之别。沔西张家坡墓地的几座大墓都出土井叔所作铜器，研究者认为属于井叔氏的家族墓地^㉗。陈梦家先生根据禹鼎等铭文指出，井叔氏和井伯氏都是昭穆时期的穆公之后^㉘。笔者认为，西周中晚期的“虢叔”与“井叔”相似，都是同一家族的宗子代代相传的称号，“叔”在这里应该是族氏名，这个家族应该称为“虢叔氏”。虢叔氏是从师鬲（幽叔）开始自虢季氏分出，因为本分支的始祖排行为“叔”，故以“叔”为氏，以区别于大宗^㉙。

从年代上看，瘠器的虢叔有可能就是师臬，虢氏的世系列表于下：



叔旅则可能是师臬之子或孙，“惠叔”应该是师臬或其子的谥号^③。笔者试将西周时期虢叔虢季氏这一支至少在虢季易父之时（昭穆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它与周初的虢仲、虢叔究竟是什么关系还难以确定^④。李学勤先生认为虢季氏属于西虢之后，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合理的。在虢季易父之后，这一家族长期不见于金文，直到两周之际，才出现虢季子白、虢季氏子钺、虢季氏子组等人物，在此期间可能经历了一个由中衰到复兴的过程^⑤。虢叔氏虽然是在穆恭时期才从虢季氏分出，但是它在中期金文中出现的频率要大大高于后者。从甬攸比鼎等铭文看来，虢叔旅在宣王时期曾担任执政大臣，地位相当高。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它说明西周世族的地位并不是由其在宗法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的，后起的小宗可能会压倒大宗^⑥。在虢叔氏与虢季氏并立的这段时间里，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还有待新资料证明。“虢叔”这个称谓直到春秋早期仍然存

在，有可能是虢叔旅的后裔。但是，在三门峡虢氏墓地并没有发现虢叔所作的铜器，究竟是虢叔氏并未和虢季氏一起东迁，还是东迁之后有另外的居地、葬地？这个问题也有待今后考古工作的证明。

※ 本文所用金文资料，若不加说明，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直接在器名后用括号标注，形式为“卷数：序号”。另有部分铭文引自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标注形式同前，前加“近”字以示区别。铭文采取宽式释文，对一些已有定论的常见字词直接写出通用字，不加括注。

- ① 参看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两件恒簋盖铭文相同，因此铭文共有4篇。
- ②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以下引李先生观点，若不特别注明，皆出自该文。）
- ③ 师臬的“臬”字，有些学者释为“丞”，因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本文仍沿用《集成》的定名。
- ④ 吴镇烽、雒忠如在前引发掘简报中已联系望簋和师望鼎，但认为师臬乃师望之子。
- ⑤ 周言：《也谈强家村西周青铜器群世系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
- ⑥ 六年珣生簋（8:4293）称召伯虎为“宗君”，又称“烈祖召公”，因此珣生应是召伯虎的小宗。同一器主所作的珣生鬲则称“文考寃仲”，故周先生有此说。
- ⑦ 吴其昌：《金文世族谱》就把“寃”、“釐（僖）”、“重（惠）”等谥号定为族氏，列出了根本不存在的“寃氏”、

- “釐氏”、“奭氏”。但其成书年代很早，难免受当时研究水平的局限。
- ⑧ 例如周文所举卣、戎方鼎的例子，李学勤先生早已指出，卣与戎并非一人（《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因此他们的祖考称谓当然不一样，不能证明戎并祭几位祖辈或父辈。周文认为师兑簋和鬲兑簋为同一人所作，也仅仅因为二者同名，金文中同名现象非常多，不能以此为据。
- ⑨ 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第423—425页。
- ⑩ 香港亚洲石印局，1952年，第57页。这是目前所见最为清晰的图片，其他论著均由此转引。
- ⑪ 师望壶器形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以下简称《分期》），第134页，壶6，文物出版社，1999年；其余诸器分别见同书，第132、134页。彭裕商先生认为师望壶接近西周中期偏晚的三年痕壶，实际上壶痕的波带纹表面平滑，是较早的形态，师望壶等器的波带纹凸起呈浮雕状，比痕壶更晚。
- ⑫ 师望簋图像见王黼《博古图录》卷十六，第12页，乾隆十八年黄氏亦政堂刊本。颂簋、伊簋器形参见《分期》，第87—89页。
- ⑬ 周原云塘出土的伯公父爵口沿下就有这种纹饰（参看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年，第3卷第486—495页），年代应在西周末年；三门峡虢氏墓地出土的车马器上也多见这种纹饰（参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04、266、347页），时代应在春秋早期。
- ⑭ 师望盥图像见吕大临、赵九成撰《考古图续考古图 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第58页，另著录于王黼《博古图录》卷十八。
- ⑮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白川静就已指出这一点，并认为师望与师夷并非一家，参见《金文通释》卷六《补释篇》，白鹤美术馆，昭和五十三年，第247—248页。
- ⑯ 西周晚期的伯公父瑚（9:4628）、伯克壶（15:9725）有“伯大师”，柞钟（1:133）有“仲大师”。
- ⑰ 此器器形已失传，仅见铭文摹本。
- ⑱ 参看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164页；白川静：《金文通释》卷六《西周史略》第四章第一节“廷礼册命与官制”，白鹤美术馆，昭和五十二年，第84—85页，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 ⑲ 与望簋年代接近的蔡簋（8:4340），右者为宰刍，器主蔡的职守也是“死司王家”，可相比照。
- ⑳ “季”在金文中也常用作个人的行第字，但是在这种用法时，谥号一般要放在行第字的前面，比如“寃仲”、“寃季”。因此“虢季寃公”的“虢季”还是解释为族氏较为合理。
- ㉑ 五祀卫鼎的年代，学者多定于恭王时，李学勤先生定于懿王时，彭裕商先生则定于孝夷时期。我觉得从器形、纹饰看来，该器以定于恭懿时期为宜。
- ㉒ 器形参看《分期》，第67—68、98页。
- ㉓ 述盘铭文中，单氏家族的始祖为“单公”，第二代为“公叔”，与此相似。
- ㉔ 两器照片见《分期》，第173、174页。
- ㉕ 于豪亮：《陕西扶风县强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铜器铭文考释》，参见《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第12—13页。
- ㉖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36页。
- ㉗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384—397页。
- ㉘ 《上村岭虢国墓地》作者也持类似观点，并认为伯、季二族或者与仲、叔二族为平行的四枝，或为仲、叔二宗的分枝（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51页）。
- ㉙ 郭沫若：《三门峡出土铜器二三事》，参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六卷《金文丛考补录》，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234页。

（下转第78页）

- 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载此量容积为5.4ml。我们取中国计量科学研究所计算出的容积。
- ② 吴振武师指出：按此器铭文错金，本书（引者按：指《殷周金文集成》）和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18·27上所收拓本皆系翻刻本，且非同一刻本。参看吴振武师《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由于此器铭文错金，为清晰之便，故引用《殷周金文集成》的翻刻本，并不影响我们所讨论的内容。
- ③ 朱德熙：《战国记容铜器刻辞考释四篇》，《朱德熙文集》第五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页。以下引用朱先生的观点，不注出处皆均出自此文。
- ④ 李家浩：《传遽虢节铭文考释——战国符节铭文研究之二》，《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3页。丘光明、紫溪文参看注1。
- ⑤ 刘国胜：《信阳长台关楚简〈遣策〉编联二题》，《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
- ⑥ 沈培：《上博简〈缁衣〉篇“恣”字解》，《华学》第六辑，紫禁城出版社。
- ⑦ 参看汤馥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 ⑧ 马承源：《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文物》1972年第6期，计算出商鞅方升的容积为201立方厘米。
- ⑨ 《说文》：“斛，量也。”
- ⑩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97年。
- ⑪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⑫ 参看吴振武《关于新见垣上官鼎铭文的释读》，《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 ⑬ 曾武秀：《中国历代尺度概述》，《历史研究》1964年第3期。
- ⑭ 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9页。又，据注16所引曾武秀文，上世纪30年代美国人福开森（J.C.Ferguson）曾得一尺，传系安徽寿县朱家集所出战国铜器之一，该“尺一端有小孔可以系组，每寸有几何形花纹，长22.5厘米”。注12、13为吴师文章的原注，援引于此。

（上接第75页）

- ⑩ 参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 ⑪ 虢叔旅又称“虢旅”，见于鬲攸比鼎（5:2818），学者多认为是宣王三十一年器；又称“叔旅鱼父”，见于叔旅鱼父钟（1:39），此钟实为其子所作。吴镇烽先生指出虢叔旅名“旅”，字“鱼父”（《金文人名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145页）。
- ⑫ 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33-657页。
- ⑬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270-272页。张家坡墓地M163出土井叔叔钟（2:356），“叔采”字下有重文符号，“井叔”二字应是族氏，“叔采”应是排行为“叔”，字为“采”；铭文称“文祖穆公”，证明陈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 ⑭ 蔡运章先生认为西周晚期的虢叔乃东虢之君（《西虢史迹及相关问题》，收入王斌主编《虢国墓地的发现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我觉得其说证据不足。
- ⑮ 考虑到师舆的活动下限只到厉王早期，而虢叔旅则活动到宣王晚期，二者年代间隔过大，因此虢叔旅为师舆之孙的可能性更大。
- ⑯ 李学勤先生从邹安之说，认为虢国宗出王季，故称季氏，可备一说（《三门峡虢墓新发现与虢国史》，收入《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8-181页）。蔡运章先生认为虢季易父之父“公上父”即班簋的“虢城公”，而虢城公又是西虢始封君虢叔之后；另外师舆是虢季子白和虢公长父（虢仲）之父，即“虢宣公”（参见前引蔡文）。其说似缺乏有力证据。
- ⑰ 还有一种可能是，西周中晚期这个家族的宗子并不使用“虢季”的称号。
- ⑱ 朱凤瀚先生已指出这一点，参见《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395页。